

第十五回 證錯箋花燭話前因 脫空門情郎完舊約

祇說那湛悅江和夫人，看見第二公子輔廷到家，先已歡喜不了。又聽得說道：“陶親家父子俱得了顯職，哥哥仗他扶持，已分鎮江西七府，男亦得山東臺兒莊參將之職。陶親翁又在任所螟蛉了一子，今欲與二妹聯姻。此人姓黑，本是延安府出身，祖父俱本朝顯宦。因被仇家所害，全家抄沒，止便逃得他一個，被萬安屯的賈龍收留部下。賈龍受了陶親翁招撫，他便隨仗而來。今斬了郜長彪，得了大功，授了陝西五府總兵。年紀二十左右，真個學富五車，胸羅三略，非碌碌武夫之比。”湛公道：“據汝說來，此子似亦可人。若親家果有此意，即當從命。”次日，湛公便教收拾祭禮，同夫人子女到祖塋祭掃，打點會同陶家，一起往江西任所。適陶景節也來拜湛公並夫人，遂訂定八月初二，黃道吉日，一同起行。湛公應允。

到了這日兩家車仗行李，俱於東門外大路取齊。此時正是仲秋天氣，花花鳥鳥，多少沿途景致。走了六七個日頭，便過瞿塘，換了船，從長江順流而下。不兩日，將近江西省城地面，早有無數官員來接。陶公又差標官迎候迎候，陶夫人等進了衙內，湛翌王亦迎父母到寓所。此時兩家盡是至親會面，各有一種分外歡喜，話不及細。

當日，陶公即率兩個公子，並范雲侶，先來拜了湛公，隨請酒筵。次日湛公亦領兩個郎君，回拜陶公，亦請其喬梓並范道長會酒。那日席上，范雲侶便說起梅杏娘之事，陶公應允，湛公致謝。又道及淑姑姻事，陶公便接口道：“此是小弟斗膽，親臺勿以為罪。”湛公道：“親臺高厚之德，愚父子叨沐良多。況大小女與大令郎，已結朱陳，今二小女與二令郎，何妨再成秦晉。”陶公大喜。正飲酒間，門上報說：“按院高爺來拜。”

原來高公被都察院揭了，即日械送京師。幸喜陶、湛兩個本到得快，隨蒙批下旨意道：“據督臣陶杞、鎮臣湛國瑛兩疏，俱力辯按臣高捷之枉。似武臣越位妄言，因看平寇大勛，姑從其請。而高捷所犯事跡，亦未確實，相應與以觀成之期，復任江西可也。”旨意一下，高公便不到京，就於中途回任。故此，特來拜謝陶公。湛公等已到，亦具名帖來拜。陶公等迎入相見，高公深感感激。陶公、翌王亦俱歡喜無限。陶公又道：“高年兄此來，小弟尚有一事相煩。”便說翌王、定國兩處作伐之意，高公滿口應承。湛公道：“高年翁若不以簡褻為罪，便酌少敘，聊當致敬冰人。”高公遜謝，便大家入席，直到夜分方散。

陶公吃酒回家，進了內衙，同著老夫人來對梅小姐說道：“小姐，你父母俱沒，哥哥又亡，然有我兩人在此，即如父母一般，婚姻之事自然老夫婦作主。前日湛翌王，為著花園遊玩，被你哥哥陷害，幾至喪身。其禍亦因小姐而起，幸得吉人天相，脫離患難，建立奇功。今已官居顯要，尚未娶妻，適間席上，央高按公、范雲侶二人致意，欲與小姐議婚，老夫已經應允。吾想此段姻緣，最為難得。在小姐可以報波累湛生之恩，今日婚成則非議自息。在湛生獨能鑒小姐守貞之操，後日獲配，則琴瑟必諧。況且你哥哥在日，已曾面許湛生，老夫婦恐小姐執意，故此特與你說明。”

梅杏娘道：“姑爹、姑媽之命，自不敢違。但事屬嫌疑，難以從順。當日湛生不含有花園之誣，姪女無端蒙垢辱之名。今又與彼為婚，則前日之事，若出有因，瓜李之嫌，終身莫白。上無以慰兩親於地下，外無以釋疑謗於公姑。不惟無益湛生，而且有玷湛生矣。況姪女久已修齋禮佛，矢志空主，幸姑爹姑媽垂諒為望。”陶老夫人道：“我兒差矣，你父親一脈，祇有你兄妹二人。如今你哥哥已死，並無子嗣，止存你一個。我祇指望早遂良姻，得延梅氏宗支。不料執意如此，眼見得我哥哥做無嗣之鬼了。”說罷，便大哭起來。杏娘亦含著眼淚解勸，再勸不住。陶公道：“小姐不如你從順了罷，免得姑媽苦楚。”杏娘哭道：“不是姪女執拗，湛生現居高位，少甚名門貴族議親。萬一以此身相許，姪女寡跡孤蹤，他少年心性，一旦為彼輕薄，此時雖悔，悔已無及。”老夫人聽了這幾句話，方纔住了哭道：“我兒，不道你到有這片深心。”陶公道：“既如此，有何難處。我已嗣黑定國為螟蛉之子，今把小姐做個螟蛉之女，名正言順，與湛家議婚，誰敢來輕薄你？”佛奴在旁，曉得前番又尋著了《紫燕》詩，復得金甲神的夢，明明屬意湛生。今在陶家夫婦面前，反裝起腔來，不覺暗暗好笑。看見陶公說了這幾句，杏娘低頭不語。佛奴知他已有允意，忙取過紅氈單，請陶公同老夫人上坐了，服侍小姐拜陶公夫婦二人為父母。陶公見梅小姐允了，不勝之喜。便去回復了高、范二公。次早，湛公備禮，先送入陶公衙內，替湛翌王聘定梅杏娘。陶公遂即備禮，送到湛公寓所，替黑定國聘定淑姑。湛公又煩高公致意陶公，明日十五，是團圓之日，即欲迎親成禮。高公道：“陶年翁亦先有此意，兩家便可同拜花燭。”

再說十五這晚，湛公這裏支持停當，便一派鼓樂喧天，湛翌王坐了高頭駿馬，到提督衙門迎娶梅杏娘，來到寓所。這些結親禮數，自不必說。祇說翌王與杏娘花燭之後，雙雙同入洞房。那時，梅杏娘端坐不動，翌王見夜深了，對杏娘道：“請安置罷。”杏娘也不回言，正色不動。翌王陪笑道：“下官當年到園中，小姐贈《落花》詩的時節，何等見愛。今夜卻怎地生疏起來？”

杏娘聽了這句話，一時怒發，也願不得害羞，便開言道：“妾雖不幸，遭惡兄之誣，復以累君，然清白之節，自問無愧。今蒙不棄，得締百年，以為同受患難，決無輕薄之語，鑒妾諒妾，惟君一人。若說起贈甚麼《落花》詩，不亦欺妾太過耶？”翌王笑道：“怎敢欺小姐，還是小姐欺著下官。”杏娘更添疑惑，便問道：“所贈之詩，現在何處？”翌王不慌不忙，在裏衣內取出來，說道：“道首詩箋，下官那日被眾人踢打，到監中受苦，路上逃難，卻緊緊藏在身邊，未嘗一刻相離。看了這詩，如對小姐。今日成了夫婦，倒不承認起來，祇得送與小姐親驗，難道下官相欺麼？”杏娘接來一看，果然一幅鴛鴦錦箋，是自己寫的《落花》詩，祇不知為何卻在他處，一發難解。遂假意說道：“是便是了，誰曉得你那裏拾的？”翌王冷笑道：“是佛奴親送來的，怎說個拾字起來？”杏娘方纔有些覺著，便道：“既是佛奴贈你的，與我何涉？”翌王笑道：“實出小姐之意，與佛奴無干。”杏娘道：“怎地見得？”翌王道：“待下官細說與小姐聽：那日下官遊春，做了一首《紫燕》詩，偶然走入園中，撞見佛奴，說及小姐會吟詩作賦，下官醉後狂吟，不想小姐聽見，你就差佛奴查看。下官乘著酒興，將《紫燕》詩，勉強佛奴送了進來。明日癡念不斷，又到園中，佛奴說小姐要打他，慌忙拿原詩出來還我。下官接來一看，卻是那首《落花》詩。可知道你那時連佛奴也瞞過，豈非小姐真心見愛贈我的麼？想事隔兩年，貴人健忘了！”杏娘聽了這番話，含羞微笑道：“錯誤至此。”翌王也笑問道：“有何錯誤？”杏娘低頭答道：“那首《落花》詩，原是奴家放在鏡臺旁邊，佛奴當日將詩還你，他又不識字，竟錯拿了。直至避難在家母樓上，無意中翻詩，那《紫燕》詩箋卻又在書內，都是佛奴小婢子誤人。”翌王笑道：“小姐不要怨佛奴了，今日看來，也是天緣，該得如此。”

兩個正說得唧唧噥噥，佛奴祇道是小姐作難，便走進來勸道：“夜深了，小姐該睡睡罷。”翌王便將請認詩箋的

奴掩口笑道：“千錯萬錯，今日總是不錯了。”杏娘含笑瞅了他一眼。佛奴又笑道：“如今不錯了，我這錯誤的還立在此何幹。”便轉身溜了出來。翌王就走近杏娘身邊，又陪笑道：“錯誤的已明白了，還有甚麼講？”杏娘便嬌羞退避。翌王雙手摟定，看著杏娘道：“小姐你自號醒名花，下官今夜反不覺心醉矣。”杏娘回頭戲答道：“郎君自醉，妾身自醒。”翌王不能自持，便吹滅銀燈，擁入羅幃去了。當時有《鳳凰憶吹簫》詞，記其樂境：

引鳳才郎，攜鸞仙女，雙雙擁入衾裯。羨今宵恩愛，怕問前愁。無限佯羞推阻，瘦怯怯粉汗凝浮。消魂處，嬌聲半囀，百媚千柔。悠悠，巫山飄渺，須珍重。脂香細語，旖旎綢繆。笑芙蓉帳底，翡翠輕勾。幾度相憐相惜，蹙眉峰忍耐風流。羞澀久，雲鬢小點，紅雨剛收。

且不細題翌王夫婦的快樂，再說陶家那邊。送了梅杏娘出閣，便替黑定國娶了湛家的淑姑回來。那時定國，居然陶樂侯的二公子了。又是一對年少夫妻，雖不比湛翌王、梅杏娘，先從艱難辛苦中得來的姻緣，也自有一種魚水和諧的樂處。正是：

孔雀屏開，恍謫蘭香瓊室；鮫綃帳揭，宛臨蕭史瑤臺。歡娛時，效鴛鴦於枕上；欣幸處，翻雲雨於衾中。撩亂雲鬢，難禁興逸；縱橫羅襪，端為情沈。巧舌含羞，輕輕緩送，端擬他嬌似秋棠；新妝帶怯，款款先舒，更教人香疑芍藥。從今信洛浦之妍，自是識天台之艷。

那陶、湛兩家成親之事，已說過一番。再說當時湛翌王在不染庵中，被諸尼戀住不放，便日與了空等輪流取樂。此時，了空年已三旬左右，體態幽閑，與翌王十分相得。又最小一個尼姑，名喚本白，原是好人家子女，那時亦被翌王所污。雲雨時，居然處子，著實憐惜。二尼俱曾有終身之約，故主事全汝玉，救了湛翌王出離慾阱，並不難為眾尼，俱是湛生替他們討了債。及至翌王隨陶公赴任之後，全主事反出一道禁約告示，發貼庵內，使地方惡少流氓，俱不得在庵騷擾。遂吩咐眾尼道：“湛相公發跡了，自然來照顧你們。須體貼湛相公美意，莫要負他。”自此諸尼亦各□□□□湛生，不忘舊情。這是前話。

不意翌王每每談及庵中之事，梅杏娘無一點妒意，反對翌王道：“若君果有約於前，君亦不可食言，快取來共侍箕帚，諒無不可。若破彼淨戒，復遺棄其終身，於陰德大的折損。”翌王謝道：“此固卑人之願，今夫人言及，益覺爽然負愧。如此真個難得，可不羞殺了人間妒婦。”便先送兄弟輔廷赴任山東，修書致謝全公。再煩他收拾不染庵中諸尼，來任所共享快樂。

且說陶、湛兩家成親，將已滿月。陶公便請翌王，諭以速宜到任。翌王深以為是。適南安接官的二批已到，湛翌王打發批回，便收拾赴任。先在寓所置酒，請陶公喬梓，並范雲侶、卜道人等。陶公來回復翌王說道：“范、卜二人，今早已飄然去了，祇帶得隨身行李。即我兩人送他的東西，亦一毫不取。開明細目，檢點封好。又留詩一首在壁間，老夫抄錄在此。”翌王接來念道：

泡虛電幻夢俱除，逐利追名總歎差。

祇有五湖煙月好，一竿清夢白鷗逐。

翌王看了，便嗟歎不已道：“卜道者與小婿，交淺義疏，其去留尚難為情。況范雲侶有救命之恩，方將圖報，今遽捨我而去，此刻令人刀劍肺腸。”言罷，淚如雨下。陶公道：“兩公達者，前既不願為官，今又封金而去，其於“名利”二字，兩無掛礙。故其詩中之意如此，亦且隱諷你我二人，我等各宜猛省。”翌王點頭。須臾入席演戲。湛公出來與陶公相見，道：“一樽聊唱渭城，明日即同小兒赴任。”陶公道：“小弟尚未與喬梓奉餞，反叨擾不當。”景節、仲襄一齊道：“小婿等到任之期尚緩，岳父、姊丈榮行，當執鞭奉送纔是。”湛公、翌王未及致謝，倒是陶公道：“這個倒也不必，以身許國，王命豈可久稽。大兒早晚即該赴任，二兒地方接者已來過一批，亦宜作速起行。”湛公父子道：“多承二位美意，陶親臺所言甚是，老夫心領盛意多矣。”正談飲間，轅門官飛來報道：“陝西接二爺上任的二批已到，今收得批文在此。”仲襄看過，即打發來官，亦定了明日起行。翌王把盞過來，即為奉餞。仲襄謝了，湛公父子，陶公等一齊起身告別。晚間陶公便替湛公父子餞行。席散，湛公等回寓，又忙了一夜。次早，陶公又送禮物到湛家寓所，差人致意道：“因二爺亦是今日起身，家老爺等都不能來親送老爺、大爺，特叫小人們叩頭致意。”湛公受了，隨備禮奉答。那時湛太夫人同了媳婦杏娘，忙到陶公衙內，別了兩個女兒。慧姑地方還近，不十分難會面。淑姑年紀又小，又要到陝西去，當下娘女、姊妹、姑嫂五人，說一番，哭一番，亂做一堆。兩處俱要緊起身，催促而別，不再細述。

且說湛輔廷，當日拜別了父母哥嫂，到山東上任。便道蕪湖，代哥哥料理不染庵中勾當。一到時，共是五個名單，報入全公署中。全公見了，認為陶、湛父子們都到，便以為奇。及至出迎，祇有湛輔廷一人。相見過，全公先問了寒暄，又道：“陶親臺同令兄，共建不世之功，朝廷榮加錫命，老夫聞之，不勝加額。今承賢姪光顧，老夫願悉其詳。”輔廷先將陶公等立功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就將乃兄所託尼庵之事說及。全公便笑道：“令兄真志誠人也。這樁事，老夫自當為令兄終始用情。”即發五頂轎子，到不染庵來。家人僕婦等進去，對眾尼說知緣故。又將翌王的手札，與了空等看了，便歡喜不盡。一面收拾收拾，將庵內事務，盡交付一個新寄單的老尼掌管，同全公家人僕婦等上轎，先到全公內衙。全夫人接見，敘禮過了，全公亦來看見了空，諭以翌王之意，便叫即刻上船。將幾封問候書函，並輔廷回復父兄的書札，俱付家人湛桂收訖。兩隻浪船，各分男女坐了，下長江逆流而上，急望江西進發。湛輔廷別過全公，赴任山東。不題。

且說翌王，到任之後，一應事務，俱理得井井有條。且武職衙門，不比文官，事件冗雜。地方又太平，在任甚覺清閑。一心舉行善事，同僚上司，無不敬仰。他一日在衙內，與杏娘談及錯換詩箋、並庵中得夢金甲神相告之語，今已歷歷有驗，大家嗟歎稱奇。見佛奴笑立於旁，翌王佇視良久道：“此乃禍之首、功之魁也。”杏娘會意，笑對翌王道：“亦思所以報答功臣否？”翌王亦笑道：“夫人不知所報，下官何敢獨任受德？此事全候夫人臺旨。”杏娘笑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要宣旨了。念佛奴功大罪小，速令擇日成婚。湛國瑛恃貴納寵，理應究處。念係知恩報恩，恕卿無罪可也。”翌王笑謝道：“夫人宣旨，固自嚴明。但卑人何以當此。然夫人言出如山，自當遵命。”即喚侍婢排宴在佛奴房中，同了杏娘，傳杯弄盞，叫侍婢們歌的歌，舞的舞。直飲到初更時分，杏娘起身道：“斗轉月斜，酒闌歌罷，襄王之夢，不可久耽。巫女之雲，那堪自誤。”遂滿斟一杯，送與翌王。又斟一杯，向佛奴道：“你二人對飲此酒，各宜速赴陽臺，奴家理應避席。”翌王乘著酒興，帶笑牽住杏娘道：“三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。今夜三人同衾，未為不可。”杏娘正色道：“婚姻之禮，宜於正始，何得出些褻狎之談。”翌王諾諾連聲，遂命佛奴拜謝夫人。杏娘道：“報君不薄矣。幸善侍箕帚，毋二爾心。”翌王亦來作揖致謝，杏娘笑道：“大臣體統何在，不必作此風魔，我回內房去也。”佛奴便隨後相送，杏娘帶笑止住道：“請新人納步，勿勞遠送，恐新郎焦躁也。”是夜，翌王在佛奴處宿了，臨御之時，嬌聲婉轉，居然處子。翌王戲對佛奴道：“昔日小星之言驗矣。”當時有詩云：

曾向花陰約小星，今朝喜得踐前盟。

含嬌自覺雲情薄，微喘難禁雨意輕。

菡萏乍開香冉冉，芙蓉初放露盈盈。

此時一種魂消處，幾度佯羞怯吐聲。

不一日，翌王正與杏娘、佛奴相對閑談，忽傳報，家人湛桂護送不染庵眾尼姑已到。翌王忙叫接入內衙。未知杏娘相待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](#) [醒名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